

四庫全書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五禮通考卷二十五

六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范衷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繆琪

校對官中書臣徐步雲

謄録監生臣張恒

五禮通考卷二十五

刑部尚書秦蕙田撰

吉禮二十五

明堂

漢書武帝本紀建元元年秋七月議立明堂遣使者安車蒲輪束帛加璧徵魯申公

郊祀志武帝初即位尤敬鬼神之祀漢興已六十餘歲

矣天下乂安縉紳之屬皆望天子封禪改正度也而上鄉儒術招賢良趙綰王臧等以文學為公卿欲議古立明堂城南以朝諸侯草巡狩封禪改歷服色事未就竇太后不好儒術使人微伺趙綰等姦利事案綰臧綰臧自殺諸所興為皆廢

武帝本紀元封元年夏四月癸卯登封泰山降坐明堂

臣瓚曰郊祀志初天子封泰山泰山東北阯古時有明堂處則此所坐者也明年秋乃作明堂耳

兒寛傳從東封泰山還登明堂寛上壽曰臣聞三代

改制屬象相因間者聖統廢絶陛下發憤合指天地
祖立明堂辟雍宗祀泰山六律五聲幽贊聖意神樂
四合各有方象以丞嘉祀為萬世則天下幸甚將建
太元本瑞登告岱宗發祉闓門以候景至癸亥宗祀
日宣重光上元甲子肅邕永享光輝充塞天文燦然
見象日昭報降符應臣寬奉觴再拜上千萬歲壽制
曰敬舉君之觴

史記封禪書初天子封泰山泰山東北阯古時有明堂

處處險不敞師古曰言其阻阨不顯敞上欲治明堂奉高旁未曉其制度濟南人公玉帶上黄帝時明堂圖公玉姓帶名明堂圖中有一殿四面無壁以茅蓋通水圜宫垣為複道上有樓從南入命曰昆侖天子從之入以拜祀上帝焉于是上令奉高作明堂汶上徐廣曰在元封二年秋如帶圖及五年修封則祀太一五帝于明堂上坐令高皇帝祠坐對之祠后土于下房以二十太牢天子從昆侖道入始拜明堂如郊禮禮畢燎堂下

蒽田案明堂制度見于經傳者明矣從未有如公玉帶所圖四面無壁通水圜宫垣上有樓而命曰昆侖者也明堂之室皆有户牖夾窻無壁則安所施宫垣之外有諸侯朝位通水圜之則朝于何所明堂四阿重檐乃室與堂之棟宇分為兩層上圓下方以合崇效畀法之義非樓也方士者流以黄帝有登仙之說又有仙人好樓居之說遂附會穿鑿造為

此圖荒誕極矣後世異議紛紜違戾經典皆

作俑于此

漢書武帝紀元封二年秋作明堂于泰山下

五年冬行南廵狩春三月甲子祠髙祖于明堂以配上

帝因朝諸侯王列侯受郡國計

三輔舊事上自封禪後夢髙祖坐明堂羣臣亦夢想

于是祀髙祖于明堂以配天還作髙靈館

蕙田案武帝紀元封元年夏四月登封泰山

降坐明堂即古明堂處二年秋作明堂于泰山下即公玉帶所上圖也云令高皇帝祠坐對之謂以高皇配祀對即配也服虔謂漢是時未以高祖配光武以來乃配之非是據元始中莽言孝文祭太一以高皇帝配孝武祠太一亦以高祖配又太始四年祀高祖于明堂以配上帝非至光武始配也

史記封禪書其後二歲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祠上帝

明堂其贊饗曰天增授皇帝泰元神策周而復始皇帝敬拜太一

漢書武帝紀太初元年冬十月行幸泰山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祀上帝于明堂

蕙田案古者明堂大饗行于季秋是時萬寶告成備物以祭所以答天功也太初之元乃以冬日至祀明堂是混郊與明堂爲一矣後世或于正月行禮又與祈穀之郊相混皆漢

武開其端也

天漢三年行幸泰山祀明堂因受計

太始四年三月行幸泰山壬午祀高祖于明堂以配上

帝因受計癸未祀孝景皇帝于明堂

蕙田案漢武以孝景配祀蓋亦泥孝經嚴父

之說而昧其旨者也兩日之內連舉大事而

異其配可謂進退失據而自陷于弗欽之過

矣

征和四年春三月幸泰山庚寅祀于明堂

平帝紀元始四年春正月宗祀孝文以配上帝夏安漢公奏立明堂辟雍

蕙田案漢書所載武帝時止有泰山明堂王莽始奏立于京師而三輔黄圖則云明堂在長安西南七里漢書曰武帝初即位立明堂于城南應劭注云武帝立明堂王莽修飾令大是長安舊有明堂也今漢書未見此注不

可攷

五年春正月祫祭明堂諸侯王二十八人列侯百二十人宗室子九百餘人徵助祭禮畢皆益户賜爵及金帛增秩補吏各有差

蕙田案祫者宗廟之大祭明堂乃饗帝之所天神人鬼之祀截然不可紊也漢平乃混而一之其斯為末世之制乎

右西漢明堂

後漢書世祖本紀中元元年是歲初起明堂靈臺辟雍及北郊兆域宣布圖讖于天下

祭祀志世祖中元元年初營明堂辟雍靈臺未用事

明帝本紀帝及公卿列侯始服冠冕衣裳玉佩絇屨以行事禮畢登靈臺使尚書令持節詔驃騎將軍三公曰今令月吉日宗祀光武皇帝于明堂以配五帝禮備法物樂和八音詠祉福舞功德其頒時令敕羣后事畢升靈臺望元氣吹時律觀物變羣僚藩輔宗室子孫衆郡

奉計百蠻貢職烏桓濊貊咸來助祭單于侍子骨都侯亦皆陪位斯固聖祖功德之所致也朕以闇陋奉承大業親執圭璧恭祀天地仰惟先帝受命中興撥亂反正以寧天下封泰山建明堂立辟雍起靈臺恢弘大道被之八極而嗣子無成康之質羣臣無呂旦之謀盥洗進爵踧踖惟慚素性頑鄙臨事益懼故曰君子坦蕩蕩小人長戚戚其令天下自殊死以下皆赦除之百僚師尹其勉修厥職順行時令敬若昊天以綏兆人

祭祀志明帝永平二年正月辛未初祀五帝于明堂光武帝配五帝坐位堂上各處其方黃帝在未皆如南郊之位光武帝位在青陽之南少退西面牲各一犢奏樂如南郊卒事遂升靈臺以望雲物

班固東都賦明堂詩於昭明堂明堂孔陽聖皇宗祀穆穆煌煌上帝宴享五位時序誰其配之世祖光武普天率土各以其職猗歟緝熈允懷多福

張衡東京賦複廟重屋八達九房薛綜註八達謂室有八牕也堂後有

九室所以異于周制也王隆漢官篇曰是古者清廟茅屋胡廣曰古之清廟以茅葢屋所以示儉也今之明堂茅葢之乃加瓦其上不忘古也

蕙田案西漢明堂皆以泰一為主五帝為從至此始專祀五帝而光武配之失之又甚矣

章帝本紀建初三年正月己酉宗祀明堂禮畢登靈臺望雲物大赦天下

元和二年二月丙辰東巡狩壬申宗祀五帝于汶上明堂癸酉告祠二祖四宗大會外内羣臣丙子詔曰朕巡

狩岱宗柴望山川告祠明堂以章先勳其二王之後先聖之裔東后蕃衛伯父伯兄仲叔季弟幼子童孫百僚從臣宗室衆子要荒四裔沙漠之北葱嶺之西冒耏之類跋涉懸度陵踐阻絶駿奔郊畤咸来助祭祖宗功徳延及朕躬予一人空虚多疚纂承尊明盥洗享薦慙愧祗慄詩不云乎君子如祉亂庶遄已歷數既從靈耀著明亦欲與士大夫同心自新其大赦天下諸犯罪不得赦者皆除之復博奉高嬴無出今年田租芻藁

祭祀志元和二年二月上東廵狩至泰山辛未柴祭天地羣神如故事壬申宗祀五帝于孝武所作汶上明堂光武帝配如雒陽明堂祀癸酉更告祠高祖太宗世宗中宗世祖顯宗于明堂各一太牢卒事遂覲東后饗賜王侯羣臣因行郡國四月還京師又為靈臺十二門作詩各以其月祀而奏之

蕙田案人君將出必告祭宗廟其歸有飲至之禮出告反面之義也章帝于廵幸所至告

祀祖宗于明堂失其意矣

和帝本紀永元五年正月乙亥祀五帝于明堂遂登靈臺望雲物大赦天下

安帝本紀延光三年二月壬辰宗祀五帝于汶上明堂癸巳告祀二祖六宗勞賜郡縣作樂

順帝本紀永和元年正月己巳宗祀明堂登靈臺改元大赦

漢安元年正月癸巳宗祀明堂大赦改元

宦者傳朱瑀等隂于明堂中禱皇天曰竇氏無道請

皇天輔皇帝誅之令事必成天下得寧旣殺武等詔

大官給塞具塞報祠也賽通用

蔡邕傳建寧六年七月邕上封事言明堂月令天子

以四立及季夏之節迎五帝于郊所以導致神氣祈

福豐年清廟祭祀追往孝敬養老辟雍示人禮化皆

帝者之大業祖宗所祗奉也而有司數以蕃國疎喪

宮内產生及吏卒小汚屢生忌故竊見南郊齋戒未

嘗有廢至于它祀輙興異議豈南郊卑而它祀尊哉孝元皇帝策書曰禮之至敬莫重于祭所以竭心親奉以致肅祗者也又元和故事復申先典前後制書推心懇惻而近者以來更任太史忘禮敬之大任禁忌之書拘信小故以虧大典禮妻妾產者齋則不入側室之門無廢祭之文也謂宮中有卒三月不祭者謂士庶人數堵之室共處其中耳豈謂皇居之廣臣妾之衆哉自今齋制宜如故典庶答風霆災妖之異

蕙田案明堂祀五帝者季秋大享之從祀也

五郊迎五帝者四立及季夏迎氣之正祭也

其時其地迥然不同伯喈乃以國外五郊亦

併入明堂為說何哉亦可知辟雍清廟明堂

合為一物之說其不可信愈明矣

百官志明堂丞一人屬太史

通典東漢明堂制上圓下方法天地八窻四闥法八風四時

九室十二座法九州十二月三十六户

右後漢明堂

魏志文帝紀黄初二年正月郊祀天地明堂

蕙田案魏晉以下皆以一日之内郊宗並舉其不成禮可知

宋書禮志是時魏都洛京而神祇兆域明堂靈臺皆因漢舊事

魏志明帝本紀太和元年正月宗祀文皇帝于明堂以配上帝

晉書禮志魏文帝即位用漢明堂而未有配明帝太和元年始宗祀文帝于明堂齊王亦行其禮

通典太和元年正月丁未宗祀明堂祝稱天子臣某

右魏明堂

晉書禮志泰始二年羣臣議五帝即天也王氣時異故殊其號雖名有五其實一神明堂南郊宜除五帝之座五郊改五精之號皆同稱昊天上帝各設一座而已地郊又除先后配祀帝悉從之二月丁丑郊祀先皇帝以

配天宗祀文皇帝于明堂以配上帝

蕙田案西漢武帝建明堂祀上帝甚正也後漢明帝兼祀五帝非孝經上帝之義矣武帝初以高祖配甚正也未幾兼以景帝配平帝又以文帝配非孝經嚴父之義矣魏承漢制配以文帝而五帝仍之迨晉泰始二年始除五帝座改五精之號除先后配地三者皆足以救弊惜其不久而即更也

樂志天地郊明堂夕牲歌傅元嗣　皇矣有晉時邁其德
受終于天光濟萬國萬國既光神定厥祥虔于郊祀
祗事上皇祗事上皇百福是臻巍巍祖考克配彼天
嘉牲匪歆德馨唯饗受天之祐神化四方

天地郊明堂降神歌　於赫大晉應天景祥二帝邁
德宣此重光我皇受命奄有萬方郊祀配享禮樂孔
章神祗嘉享祖考是皇克昌厥後保祚無疆

明堂饗神歌　經始明堂享祀匪懈於皇烈考光配

上帝赫赫上帝既高既崇聖考是配明德顯融率土
敬職萬方來祭常於時假保祚永世
禮志太康十年十月詔曰孝經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
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而周官云祀天旅上帝又曰祀
地旅四望望非地則明堂上帝不得為天也往者衆議
除明堂五帝位考之禮文不正且詩序曰文武之功起
于后稷故推以配天焉宣帝以神武創業既已配天復
以先帝配天於義亦所不安其復明堂及南郊五帝位

晉初以文帝配後復以宣帝尋復還以文帝配其餘無所變更是則郊與明堂同配異配參差不同矣摯虞議以為漢魏故事明堂祀五帝之神新禮五帝即上帝即帝天也明堂除五帝之位唯祭上帝案仲尼稱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周禮祀天旅上帝祀地旅四望望非地則上帝非天斷可識矣郊丘之祀掃地而祭牲用繭栗器用陶匏事反其始故配以遠祖明堂之祭備物以薦三牲並陳籩豆成列禮同人理

故配以近考郊堂兆位居然異體牲牢品物質文殊趣且祖考同配非為尊嚴之美三日再祀非為不瀆之義其非一神亦足明矣昔在上古生為明王沒則配五行此五帝者配天之神同兆之于四郊報之于明堂祀天大衆而冕祀五帝亦如之或以為五精之帝佐天育物者也前代相因莫之或廢晉初始從異議庚午詔書明堂及南郊除五帝之位唯祀天神新禮奉而用之前太醫令韓楊上書宜如舊祀五帝太康十年詔以施用宜

定新禮明堂及郊祀五帝如舊儀詔從之江左以後未遑修建

蕙田案帝即天也孝經配天配上帝互文見義耳摯虞惑于六天之說取其君之善制而變之誤孰大焉

宋書禮志元帝紹命中興依漢氏故事宜享明堂宗祀之禮江左不立明堂故闕焉

孝武帝太元十二年五月壬戌詔曰昔建太廟每事從

儉約思與率土致力備禮又太祖虛位明堂未建郊祀國之大事而稽古之制闕然便可詳議祠部郎徐邈議明堂方圓之制綱領已舉不宜闕配帝之祀周公宗祀文王漢明配以始祖自非維新之考孰配上帝又曰明堂所祀之神積疑莫辨案易殷薦上帝以配祖考祖考同配則上帝亦為天而嚴父之義顯周禮旅上帝者有故告天與郊祀常禮同用四圭故並言之若上帝者五帝經文何不言祀天旅五帝祀地旅四望乎人帝之與

天帝雖天人之通謂然五方不可言上帝諸侯不可言大君也書無全證而義容彼此故太始太康二紀之間興廢迭用矣侍中車胤議又曰明堂之制既其難詳且樂主於和禮主於敬故質文不同音器亦殊既茅茨廣厦不一其度何必守其形範而不知弘本順民乎九服咸寧河朔無塵然後明堂辟雍可崇而修之吏部郎王忱議明堂則天象地儀觀之大宜俟皇居反舊然後修之驃騎將軍會稽王道子尚書令謝石意同忱議于是

奉行一無所改

通典東晉太元十三年孝武帝正月後辛祀明堂車服之儀率遵漢制出以法駕服以衮冕時孫耆之議郊以祀天故配之以后稷明堂祀帝故配之以文王由斯言之郊為皇天之位明堂即上帝之廟故徐邈以配之為言必有神主郊為天壇則明堂非太廟矣時議帝親奉今親祀北郊明年正月上辛祀昊天次辛祠后土後辛祀明堂

蕙田案宋書所載東晉之無明堂也審矣晉書紀志亦絶無孝武祀明堂事通典此條不

知何據姑存以俟考

右晉明堂

宋書禮志孝武大明五年四月庚子詔曰昔文德在周明堂崇祀高烈唯漢汶邑斯尊朕皇考太祖文皇帝功耀洞元聖靈昭俗内穆四門仁濟羣品外薄八荒威憺殊俗南腦勁越西髓剛戎裁禮興稼穡之根張樂協四氣之紀匡飾墳序引無題之外旌延寶臣盡盛德之範訓深劭農政高刑厝萬物棣通百神薦祉動協天度下

沿地德故精緯上靈動殖下瑞諸侯軌道河漾海夷朕仰憑洪烈入子萬姓皇天降祐迄將一紀思奉揚休德永播無窮便可詳考姬典經始明堂宗祀先靈式配上帝誠敬克展幽顯咸秩惟懷永遠感慕崩心有司奏伏尋明堂辟雍制無定文經記參差傳說乖舛名儒通哲各事所見或以為名異實同或以為名實皆異自漢暨晉莫之能辨周書云清廟明堂路寢同制鄭玄注禮儀生于斯諸儒又云明堂在國之陽丙巳之地三里之内

至于室宇堂个户牖達向世代湮緬難得該詳晉侍中裴頠西都碩學考詳前載未能制定以為尊祖配天其義明著廟宇之制理據未分直可為殿以崇嚴祀其餘雜碎一皆除之參詳鄭玄之注差有準據裴頠之奏竊謂可安國學之南地實丙巳爽塏平暢足以營建其牆宇規範宜擬則太廟唯十有二間以應朞數依漢汶上圖儀設五帝位太祖文皇帝對饗祭皇天上帝雖為差降至于三載恭祀理不容異自郊徂宫亦宜共日禮記

郊以特牲詩稱明堂羊牛吉蠲雖同質文殊典且郊有燔柴堂無禋燎則鼎俎彝簋一依廟禮班行百司搜材簡工權置起部尚書將作大匠量物商程尅今秋繕立乃依頴議但作大殿屋雕畫而已無古三十六户七十二牖之制

葸田案制擬宗廟祀以五帝屋用雕畫室無户牖失其義矣

九月甲子有司奏南郊祭用三牛廟四時祠六室用二

牛明堂肇建祠五帝太祖文皇帝配未詳祭用幾牛太學博士司馬興之議案鄭玄注禮記大傳稱孝經郊祀后稷以配天配靈威仰也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配五帝也夫五帝司方位殊功一牲牢之用理無差降愚管所見謂宜用六牛博士虞龢議祀帝之名雖五而所生之實常一五德之帝迭有休王各有所司故有五室宗祀所主要隨其王而饗焉主一配一合用二牛祠部郎顏奐議祀之為義並五帝以為言帝雖云五牲牢

之用謂不應過郊祭廟祀宜用二牛

孝武本紀大明六年正月辛卯車駕親祀南郊是日又

宗祀明堂大赦天下

禮志六年正月南郊還世祖親奉明堂祠祭五時之帝

以文皇帝配是用鄭玄議也官有其注

樂志明堂歌 謝莊造 地紐謐乾樞回華蓋動紫微開旌

蔽日車若雲駕六氣乘絪緼曄帝京煇天邑聖祖降

五靈集構瑤戺聳珠簾漢拂幌月棲檐舞綴暢鐘石

融駐飛景欝行風懋粢盛潔牲牷百禮肅羣司虔皇德遠大孝昌貫九幽洞三光神之安解玉鑾景福至萬寓歡右迎神歌詩　依漢郊祀迎神三言四句一轉韻

雖臺辨朔澤宮練辰潔火夕照明水朝陳六瑚賁室八羽華庭昭事先聖懷濡上靈肆夏戒敬升歌發德永固鴻基以綏萬國右登歌詩舊四言

維天為大惟聖祖是則辰居萬寓綴塋下國内靈八輔外光四瀛萬宫仰葢日館希旌複殿留景重檐結風刮楹接緯達嚮承虹設業設虡

在王庭肇禋祀克配乎靈我將我享維孟之春以孝以敬以立我烝民

右歌太祖文皇帝詞依周頌體　　參暎夕駟照

晨靈乘震司青春鴈將向桐始蘜柔風舞暄光遲萌動達萬品新潤無際澤無垠

右歌青帝詞。三言依木數　　龍精

初見大火中朱光北至圭景同帝位在離實司衡水雨方降木槿榮庶物長盛咸殷阜恩覃四滇被九有

右歌赤帝詞。七言依火數　　履建宅中寓司繩御四方裁化徧

寒燠布政周炎凉景麗條可結霜明冰可折凱風扇朱

辰白雲流素節分至乘經晷啟閉集恒度帝運緝萬有皇靈澄國步右歌黃帝詞○五言依土數　百川如鏡天地爽且明雲冲氣舉德盛在素精木葉初下洞庭始揚波夜光徹地翻霜照懸河庶類收成歲功行欲寧浹地奉渥馨宇承秋靈右歌白帝詞○九言依金數　歲既晏月方馳靈乘坎德司規玄雲合晦鳥躩白雲繁亘天涯雷在地時未光飭國典閉關梁四節徧萬物殿福九域祚八鄉晨晷促夕漏延太陰極微陽宣鶡將巢氷已解

氣濡水風動泉右歌黑帝詞○六言依水數

藴禮容餘樂度靈方留景欲暮開九重肅五達鳯參差龍已沫雲既動河既梁萬里照四空香神之車歸清都琁庭寂玉殿虛扃化凝孝風熾顧靈心結皇思右送神歌詞○漢郊祀送神亦三言

明帝本紀泰始六年春正月初制間一年一祭明堂

禮志泰始六年五月詔曰古禮王者每歲郊享爰及明堂自晋以来間年一郊明堂同日質文詳畧疏數有分自今可間二年一郊間歲一明堂外可詳議有司奏前

兼曹郎虞愿議郊祭宗祀俱主天神而同日殷薦於義為黷明詔使圜丘報功三載一享明堂配帝間歲昭薦詳辰酌衷實允懋典曹郎王延秀重議尋自初郊間二載明堂間一年第二郊與第三明堂還復同歲宜各間二年以斯相推長得異歲通闕八座同延秀議

蕙田案郊與明堂天子歲祀天之常一于冬至一于季秋不相妨也同日則已黷間年則已疏二者胥失之矣

明帝泰始七年十月庚子有司奏來年正月十八日祠明堂尋舊南郊與明堂同日並告太廟未審今祀明堂復告與不祠部郎王延秀議案鄭元郊者祭天之名上帝者天之别名也神無二主故明堂異處以避后稷謹尋郊宗二祀既名殊實同至於應告不容有異守尚書令袁粲等並同延秀議

後廢帝元徽二年十月丁巳有司奏郊祀明堂還復同日間年一修

後廢帝紀元徽三年正月辛巳車駕親祠南郊明堂

右宋明堂

齊書禮志建元元年七月有司奏明堂亦應與郊同年而祭不若應祭者復有配與不祀者堂殿職僚毁置云何議曹郎中裴昭明儀曹郎中孔逿議今年七月宜殷祠來年正月宜南郊明堂並祭而無配殿中郎司馬憲議南郊無配饗祠如舊明堂無配宜應廢祀右僕射王儉議郊配之重事由王迹是故杜林議云漢業特起不

因縁堯宜以高帝配天魏高堂隆議以舜配天蔣濟云漢時奏議謂堯已禪舜不得為漢祖舜亦已禪禹不得為魏祖今宜以武皇帝配天晉宋因循即為前式又案禮及孝經援神契並云明堂有五室天子每月於其室聽朔布教祭五帝之神配以有功德之君鄭元云周人明堂五室帝一室也初不聞有文王之寢表孝尼云明堂法天之宫本祭天帝而以文王配配其父于天位則可牽天帝而就人鬼則非義也泰元十三年孫耆之議

稱郊以祀天故配之以后稷明堂以祀帝故配之以文王由斯言之郊為皇天之位明堂即上帝之廟徐邈謂配之為言必有神主郊為天壇則堂非文廟史記云趙綰王臧欲立明堂于時亦未有郊配漢又祀汾陰五畤即是五帝之祭亦未有郊配議者或謂南郊之日已旅上帝若又以無配而特祀明堂則一日再祭于義為黷案古者郊本不共日蔡邕獨斷曰祠南郊祀畢次北郊又次明堂高廟世祖廟謂之五供馬融云郊天之祀咸

以夏正五氣用事有休有王各以其時兆於方郊四時合歲功作相成亦以此月總旅明堂是則南郊明堂各日之證也近代從省故與郊同日猶無煩黷之疑何者其為祭雖同所以致祭則異孔晁云言五帝佐天化育故有從祀之禮旅上帝是也至于四郊明堂則是本祀之所譬猶功臣從饗豈復廢其私廟且明堂有配之時南郊亦旅上帝此則不疑于共日今何故致嫌于同辰又禮記天子祭天地四方山川五祀歲徧尚書堯典咸

秩無文詩云昭事上帝聿懷多福據此諸義則四方山川猶必享祀五帝大神義不可畧魏文帝黄初二年正月郊天地明堂明帝太和元年正月以武皇帝配天文皇帝配上帝然則黄初中南郊明堂皆無配也宜以来年正月上辛有事南郊宜以其日還祭明堂又用次辛饗祀北郊而並無配犧牲之色率由舊章詔明堂可更詳有司又奏明堂尋禮無明文唯以孝經為正竊尋設祀之意蓋為文王有配則祭無配則止愚謂既配上帝

則以帝為主今雖無配不應闕祀徐邈近代碩儒每所折衷其云郊為天壇則堂非文廟此實明據内外百司立議已定如更詢訪終無異説傍儒依史竭其管見既聖旨唯疑羣下所未敢詳廢置之宜仰由天鑒詔依舊

建元四年世祖即位其秋有司奏尋前代嗣位或仍前郊年或别始晉宋以來未有畫一未審明年應南北二郊祀明堂與不依舊通關八座丞郎博士議尚書令王儉謂明年正月宜饗禮二郊虞祭明堂自兹厥後依舊

間歲尚書領國子祭酒張緒等十七人並同儉議詔可

蕙田案武帝永明二年准蔡履議郊與明堂

不同日王儉議後辛祀明堂詳見圜丘門

樂志建武二年雩祭明堂謝朓造辭一依謝莊

賓出入奏肅咸樂歌辭二章　㬙承孝典恭事嚴聖

浹天奉賁鼛壤齊慶司儀具序羽容夙章芬枝揚烈

黼構周張助實奠軒酎珍充庭璆縣凝會琄朱竚聲

先期選禮肅若有承祇對靈祉皇慶始膺　尊事威

儀輝容昭序迅恭明神絜盛牲俎肅肅嚴宮藹藹崇基皇靈降止百祇具司戒誠望夜端烈承朝依微照旦物色輕宵

青帝歌　參映夕駟照晨靈乘震司青春雁將向桐始蕤和風舞暄光遲萌動達萬品新潤無際澤無垠

赤帝歌　龍精初見大火中朱光北至圭景同帝位在離實司衡兩水方降木槿榮庶物盛長咸殷阜恩覃四溟被九有

黃帝歌　履艮宅中宇司繩御四方裁化徧寒燠布

政司炎涼此以下除四句　至分乘經晷閉啟集恒度帝運緝

萬有皇靈澄國步

白帝歌　百川若鏡天地爽且明雲冲氣舉盛德在

素精此下除四句　庶類收成歲功行欲寧浹地奉渥罄宇

承帝靈

黑帝歌　歲既暮日方馳靈乘坎德司規玄雲合晦

鳥躞白雲繁亘天涯此下除四句　晨晷促夕漏延大陰極

徹陽宣此下除二句

皇帝還東壁受福酒奏嘉胙樂歌辭大席同用　禮薦洽福祚昌聖皇膺嘉祐帝業凝休祥居極乘景運宅德瑞中王澄明臨四輿精華延八鄉洞海同聲憓徹宇麗乾光靈慶纏世祉鴻烈永無疆

送神奏昭夏樂歌辭皆謝莊辭　藴禮容餘樂度靈方留景欲暮開九重肅五達鳳參差龍已沬雲既動河既梁萬里照四空香神之車歸清都琁庭寂玉殿虛鴻

化凝孝風熾顧靈心結皇思鴻慶遐嘉薦令芳翊
帝明德永祚深光增四句
牲出入奏引牲樂歌詩　唯誠絜饗維孝尊靈敬芳
黍稷敬滌犧牲騂繭在豢載溢載豐以承宗祀以肅
皇衷蕭芳四舉華火周傳神鑒孔昭嘉足三牲
薦豆呈毛血嘉薦樂歌詩二章　肇禋戒祀禮容咸
舉六典飾文九司照序牲柔既昭犧剛既陳恭滌惟
清敬事惟神加籩再御兼俎兼薦節動軒越聲流金

縣　奕奕閟幄亹亹嚴闈絜誠夕鑒端服晨暉聖靈

戾止翊我皇則上綏四寓下洋萬國永言孝饗孝饗

有容儐僚贊列肅肅雍雍

迎神奏昭夏樂歌辭　地紐謐乾樞回華蓋動紫微

開旌蔽日車若雲駕六氣秉烟熅熣帝景耀天邑聖

祖降五靈集此下除八句　懋粢盛絜牲牷百禮肅羣司虔

皇德遠大孝昌貫九幽洞三光神之安解玉鑾景福

至萬寓歡皆謝莊辭

皇帝升明堂奏登歌辭　雍臺辨朔澤宮選辰絜火夕照明水朝陳六瑚賁室八羽華庭昭事先聖懷濡上靈肆夏式敬升歌發德永固鴻基以綏萬國皆謝莊辭

初獻奏凱容宣烈樂歌辭太廟同　釃醴具登嘉俎咸薦饗洽誠陳禮周樂徧祝辭罷祼序容輟縣蹕動端庭鑾回嚴殿神儀駐景華漢高虛八靈案衛三祇解途翠蓋澄耀罼帟凝晨玉虡息節金輅懷音式誠達孝底心肅感追馮皇鑒思承淵範神錫懋祉四緯照

明仰福帝徽俯齊庶生

鬱林王本紀隆昌元年二月辛卯車駕祀明堂

禮志隆昌元年有司奏參議明堂咸以世祖配國子助教謝曇濟議案祭法禘郊祖宗並立嚴祀鄭元注義亦據兼饗宜祖宗兩配文武雙祀助教徐景嵩光禄大夫王逡之謂宜以世祖文皇帝配祠部郎何佟之議周之文武尚推后稷以配天謂文皇宜推世祖以配帝雖事施于尊祖亦義章于嚴父焉左僕射王晏議以為若用

鄭元祖宗通稱則生有功德沒垂尊稱歷代配帝何止于郊今殷薦上帝允屬世祖百代不毁其文廟乎詔可東昏侯永元二年佟之又建議曰案祭法有虞氏禘黄帝而郊嚳祖顓頊而宗堯周人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鄭元云禘郊祖宗謂祭祀以配食也禘謂祀昊天于圜丘也祭上帝於南郊曰祭祭當作郊祀五帝五神于明堂曰祖宗郊祭一帝而明堂祭五帝小德配寡大德配衆王肅云祖宗是廟不毁之名果如肅言殷有三祖

三宗並應不毀何故止稱湯契且王者之後存焉舜寧
立堯頊之廟傳世祀之乎漢文以高祖配泰畤至武帝
立明堂復以高祖配食一人兩配有乖聖典自漢明以
來未能反者故明堂無兼配之祀竊謂先皇宜列二帝
于文祖尊新廟為高宗並世祖而泛配以申聖主嚴父
之義先皇于武皇倫則第為季義則經為臣設配饗之
坐應在世祖之下並列俱西向國子博士王摛議孝經
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不

云武王又周頌思文后稷配天也我將祀文王于明堂也武王之文唯執競云祀武王此自周廟祭武王詩彌知明堂無矣佟之又議孝經是周公居攝時禮祭法是成王反位後所行故孝經以文王為宗祭法以文王為祖又孝莫大于嚴父配天則周公其人也尋此旨寧施成王乎若孝經所說審是成王所行則為嚴祖何得云嚴父邪且思文是周公祀后稷配天之樂歌我將是祀文王配明堂之樂歌若如撝議則此二篇皆應在復子

明辟之後請問周公祀后稷文王為何所歌又國語云周人禘嚳郊稷祖文王宗武王韋昭云周公時以文王為宗其後更以文王為祖武王為宗尋文王以文治而為祖武王以武定而為宗欲明文亦有大德武亦有大功尋文意當作文亦有大功武亦有大德疑監本誤故鄭注祭法云祖宗通言耳是以詩云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注云二后文王武王也且明堂之祀有單有合故鄭云四時迎氣于郊祭一帝還于明堂因祭一帝則以文王配明一賓不容兩

主也享五帝于明堂則泛配文武泛之為言無的之辭其禮既盛故祖宗並配參議以佟之為允詔可

蕙田案佟之謂孝經是周公居攝時禮祭法是成王反位後所行夫周公歷相武成其制明堂之禮實在武王時故孝經以嚴父配天屬之至于成王宅憂周公位冢宰正百工未嘗行天子禮也假令周公居攝致祭亦為攝事正在聽于冢宰之内豈得謂周公主祭而

稱為嚴父乎

右齊明堂

梁書武帝本紀天監十年正月辛酉輿駕親祀明堂

隋書禮儀志明堂在國之陽梁初依宋齊其祀之法猶依齊制禮有不通者武帝更與學者議之舊齊儀郊祀帝皆以衮冕至天監七年始造大裘而明堂儀注猶云衮服十年儀曹郎朱异以為禮大裘而冕祭昊天上帝五帝亦如之良由天神高遠義須誠質今從汎祭五帝

禮不容文于是改服大裘异又以為齊儀初獻樽彝明堂貴質不應三獻又不應象樽禮云朝踐用太樽鄭云太樽瓦也記又云有虞氏瓦樽此皆在廟所用猶以質素況在明堂禮不容象今請改用瓦樽庶合文質之衷又曰宗廟貴文故庶羞百品天義尊遠則須簡約今儀注所薦與廟不異即理徵事如為未允請自今明堂有膳准二郊但帝之為名本主生育成歲之功實為顯著非如昊天義絶言象雖曰同郊復應微異若水土之品

蔬果之屬猶宜以薦止用梨棗橘栗四種之果薑蒲葵韭四種之葅粳稻黍粱四種之米自此之外郊所無者請並從省除初博士明山賓制儀注明堂祀五帝行禮先自赤帝始帝又以為明堂既汎祭五帝不容的有先後東階而升宜先春帝請改從青帝始又以為明堂籩豆等器皆以雕飾尋郊祀貴質改用陶匏宗廟貴文誠宜雕俎明堂之禮既方郊為文則不容陶匏比廟為質又不應雕俎斟酌二途須從厥衷請改用純漆帝又以

舊儀明堂祀五帝先酌鬱鬯灌地求神及初獻清酒次酌終醊禮畢太祝取俎上黍肉當御前以授請依郊儀止一獻清酒且五帝天神不可求之于地二郊之祭並無黍肉之禮並請停灌及授俎法又以為舊明堂皆用太牢案記云郊用特牲又云天地之牛角繭栗五帝既曰天神理無三牲之祭而毛詩我將篇云祀文王于明堂有維羊維牛之說良由周監二代其義貴文明堂方郊未為極質故特用三牲止為一代之制今斟酌百王

義存通典蔬果之屬雖符周禮而牲牢之用宜遵夏殷請自今明堂止用特牛既合質文之中又見貴誠之義帝並從之

許懋傳有事明堂儀注猶云服衮冕懋駁云禮云大裘而冕祀昊天上帝亦如之良由天神尊遠須貴誠質今泛祭五帝理不容文改服大裘自此始也

蕙田案朱异許懋之言過矣大裘祀天猶須被衮何乃服以祀上帝乎記云大旅具矣不

足以大饗郊雖尚質而大饗則盡文天與帝
不同也為壇主尊明堂主親改服大裘用瓦
樽混而同之非是
通典梁祀五帝于明堂服大裘冕罇以瓦俎豆以純
漆牲以特牛餚膳並準二郊若水土之品蔬菜之屬
宜以薦郊所無者從省除所配五帝行禮自東階升
先春郊帝為始止一獻清酒並停三獻及灌事
梁書武帝本紀天監十二年冬十月詔明堂地勢早濕

未稱乃心外可量就埤起以盡誠敬

隋書禮儀志先是帝欲有改作乃下制旨而與羣臣切磋其義制曰明堂準大戴禮九室八牖三十六户以茅葢屋上圓下方鄭玄據援神契亦云上圓下方又云八窻四闥明堂之義本是祭五帝神九室之數未見其理若五堂而言雖當五帝之數向南則背叶光紀向北則背赤熛怒東向西向又亦如此於事殊未可安且明堂之祭五帝則是總義在郊之祭五帝則是別義宗祀所

配復應有室若專配一室則是義非配五若皆配五則便成五位以理而言明堂本無有室朱异以為月令天子居明堂左个右个聽朔之禮既在明堂今若無室則於義成闕制曰若如鄭玄之義聽朔必在明堂於此則人神混淆莊敬之道有廢春秋云介居二大國之間此言明堂左右个者謂所祀五帝堂之南又有小室亦號明堂分為三處聽朔既三處則有左右之義在營域之內明堂之外則有个名故曰明堂左右个也以此而言

聽朔之處自在五帝堂之外人神有別差無相干其義
是非莫定初尚未改十二年太常丞虞爵復引周禮明
堂九尺之筵以為高下修廣之數堂崇一筵故階高九
尺漢家制度猶遵此禮故張衡云度堂以筵者也鄭玄
以廟寢三制既同俱應以九尺為度制曰可于是毀宋
太極殿以其材構明堂十二間基准太廟以中央六間
安六座悉南向東來第一青帝第二赤帝第三黄帝第
四白帝第五黒帝配帝總配享五帝在阼階東上西向

大殿後為小殿五間以為五佐室焉

蕙田案明堂中一室為饗帝宗祀之所謂太廟太室也其外八室天子齊則居之大戴禮云不齊不居其室是也又其外為十二堂則居之以聽朔布令明堂總名也其中未嘗無內外之分人神之辨梁武以一宗而配五室致疑故發明堂無室之論不知古之所饗者唯上帝未嘗有五也五帝自在四郊之兆四

立日迎氣祭之本與明堂無涉又以饗祀聽朔皆在明堂為人神混淆故有堂南又有小室分為三處聽朔之論而不知古之初未嘗混也

音樂志明堂徧歌五帝登歌五曲四言

歌青帝辭　帝居在震龍德司春開元布澤含和尚仁羣居既散歲云陽止飭農分地人粒惟始雕梁繡栱丹楹玉墀威靈以降百福來綏

歌赤帝辭　炎光在離火為威德執禮昭訓持衡受則靡草既凋温風以至嘉薦惟旅時羞孔備齊醍在堂笙鏞在下匪唯七百無絶終始

歌黄帝辭　鬱彼中壇含靈闡化迴環氣象輪無輟駕布德在焉四序將收音宫數五飯稷驂駵宅屏居中旁臨外宇升為帝尊降為神主

歌白帝辭　神在秋方帝居西皓允茲金德裁成萬寳鴻来雀化參見火邪幕無玄烏菊有黄華載列笙

磬式陳彝俎靈罔常懷惟德是與

歌黑帝辭　德盛乎水玄冥紀節陰降陽騰氣凝象閉司智莅坎駕鐵衣玄祈寒坼地晷度迴天悠悠四海駿奔奉職祚我無疆永隆人極

梁書武帝本紀普通二年二月辛丑輿駕親祠明堂四年正月丙午輿駕親祠明堂

中大通元年正月辛巳輿駕親祠明堂　三年二月辛丑輿駕親祠明堂　五年正月辛亥輿駕親祠明堂

大同元年二月辛巳輿駕親祠明堂　七年正月辛丑輿駕親祠明堂
太清元年正月甲子輿駕親祠明堂
右梁明堂
陳書高祖本紀永定二年正月戊午輿駕親祠明堂
宣帝本紀太建三年二月辛巳輿駕親祠明堂　五年二月辛丑輿駕親祠明堂六月治明堂
隋書禮儀志陳制明堂殿屋十二間中央六間依齊制

安六座四方帝各依其方黄帝居坤維而配享坐依梁法武帝時以德帝配文帝時以武帝配廢帝巳後以文帝配牲以太牢粢盛六飯鉶羮果蔬備薦焉

右陳明堂

五禮通考卷二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五禮通考卷二十六

刑部尚書秦蕙田撰

吉禮二十六

明堂

魏書高祖本紀太和十九年九月辛夘詔起明堂辟雍

水經注温水自北苑南出歴京城内河干兩湄太和

十年累石結岸夾塘之上雜樹交蔭郭南結兩石橋

横水為梁又南逕藉田及藥圃西明堂東明堂上圓下方四周十二户九堂而不為重隅也室外柱内綺井之下施機輪飾縹仰象天狀畫北通之宿焉蓋天也圖書集成此處錯簡已正尚有訛誤當云畫北辰列宿象蓋天也每月隨斗所建之辰轉應天道此之異古也加靈臺于其上下則引水為辟雍水側結石為塘事準古制是太和中之所經建也

齊書魏虜傳宏既經古洛是歲下偽詔尚書思慎曰

思遵先旨勑造明堂之樣卿所制體含六合事越中古理圓義備可軌之千載信是應世之材羣臣瞻見莫不僉然欲速造朕以寡昧亦思造盛禮卿可即于今歲停宮城之作營建此構遠成先志近副朕懷

蕙田案據此則高祖遷洛之後即有是詔但營建未成耳而魏收書失載得此足以補之

十五年四月己卯經始明堂十月明堂成

禮志太和十五年十一月癸亥冬至將祭圜丘帝袞冕

劍爲侍臣朝服之圜丘升祭柴燎遂祀明堂

高祖本紀十六年正月己未祀顯祖獻文皇帝于明堂以配上帝遂升靈臺以觀雲物降居青陽左个布政事每朔依以爲常九月甲寅朔大序昭穆於明堂

禮志十六年九月甲寅朔大享於明堂

任城王傳高祖外示南討意在謀遷齋於明堂左个詔太常卿王諶令龜卜易筮南伐之事其兆遇革

世宗本紀延昌三年冬十二月庚寅詔立明堂

禮志熙平二年三月癸未太常少卿元瑞上言謹詳聖朝以太祖道武皇帝配圜丘道穆皇后劉氏配方澤太宗明元皇帝配上帝明密皇后杜氏配地祇又以顯祖獻文皇帝配雩祀太宗明元皇帝之廟既毀上帝地祇配祭有式國之大事唯祀與戎廟配事重不敢專決請召羣官集議以聞靈太后令曰依請于是太師高陽王雍等議竊以尚德尊功其來自昔郊稷宗文周之茂典仰惟世祖太武皇帝以神武纂業尅清禍亂德濟生民

功加四海宜配南郊高祖孝文皇帝大聖膺期惟新魏道刑措勝殘功同天地宜配明堂令曰依議施行　初世宗永平延昌中欲建明堂而議者或云五室或云九室至是復議之詔依五室及元乂執政遂改營九室值世亂不成宗配之禮迄無所設

李謐傳謐覽考工記大戴禮盛德篇以明堂之制不同遂著明堂制度論曰竊不自量據理尋義以求其真乃藉之以禮傳考之以訓注博採先賢之言廣搜

通儒之說量其當否參其同異棄其所短收其所長推義察圖以折厥衷豈敢必善聊亦合其言志矣凡論明堂之制者雖衆然校其大畧二途而已言五室者則據周禮考工之記以為本是康成之徒所執言九室者則案大戴盛德之篇以為源是伯喈之倫所持此之二書雖非聖賢然是先賢之中博見洽通者也但各記所聞未能全正可謂既盡美矣未盡善也而先儒不能考其當否便各是所習卒相非毀豈達

士之確論哉小戴氏傳禮事四十九篇號曰禮記雖未能全當然多得其衷方之前賢亦無愧矣而月令玉藻明堂三篇頗有明堂之義余故採掇二家參之月令以為明堂五室古今通則其室中者謂之太廟當太室之東者謂之青陽當太室之南者謂之明堂當太室之西者謂之總章當太室之北者謂之玄堂四面之室各有夾房謂之左右个三十六户七十二牖矣室个之形今之殿前是其遺像耳个者即寢之

房也但明堂與寢施用既殊故房个之名亦隨事而遷耳今粗書其像以見鄙意案圖察議畧可驗矣故檢之五室則義明于考工校之户牖則數協于盛德考之施用則事著于月令求之閏也合周禮與玉藻既同夏殷又符周秦雖乖衆儒儻或在斯矣考工記曰周人明堂度以九尺之筵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五室凡室二筵室中度以几堂上度以筵余謂記得之于五室而謬于堂之修廣何者當以理推

之令愜古今之情也夫明堂者葢所以告月朔布時令宗文王祀五帝者也然營構之範自當因宜創制耳故五室者合于五帝各居一室之義且四時之祀皆據其方之正又聽朔布令咸得其月之辰求之古義竊為當矣鄭康成漢末之通儒後學所宗正釋五室之位謂土居中木火金水各居四維然四維之室既乖其正施令聽朔各失厥衷左右之个棄而不顧乃反文之以美說飾之以巧辭言水木用事交于東

北木火用事交于東南火土用事交于西南金水用事交于西北既依五行當從其用事之交出何經典可謂攻于異端言非而博疑誤後學禮記玉藻曰天子聽朔于南門之外閏月則闔門左扉立于其中鄭玄注曰天子之廟及路寢皆如明堂制明堂在國之陽每月就其時之堂而聽朔焉卒事反宿路寢亦如之閏月非常月聽其朔于明堂門下還處路寢門終月也而考工記周人明堂玄注曰或舉王寢或舉明

堂互言之以明其制同也其同制之言皆出鄭注然則明堂與寢不得異矣而尚書顧命篇曰迎子釗南門之外延入翼室此之翼室即路寢矣其下曰大貝賁鼓在西房垂之竹矢在東房此則路寢有左右房見于經史者也禮記喪大記曰君夫人卒于路寢小斂婦人髽帶麻于房中鄭玄注曰此葢諸侯禮帶麻于房中則西南天子諸侯左右房見于注者也論路寢則明其左右言明堂則闕其左右个同制之説還

相矛楯通儒之注何其然乎使九室之徒奮筆而爭鋒者豈不由處室之不當哉記云東西九筵南北七筵五室凡室二筵置五室于斯堂雖使班倕構思王爾營度則不能令三室不居其南北也然則三室之間便居六筵之地而室壁之外裁有四尺五寸之堂焉豈有天子布政施令之所宗祀文王以配上帝之堂周公負扆以朝諸侯之處而室戶之外僅餘四尺而已哉假在儉約為陋過矣論其堂宇則偏而非制

求之道理則未愜人情其不然一也余恐為鄭學者苟求必勝競生異端以相訾抑云二筵者乃室之東西耳南北則狹焉余故備論之曰若東西二筵則室戶之外為丈三尺五寸矣南北戶外復如此則三室之中南北裁各丈二尺耳記云四房兩夾窗若為三尺之戶二尺之窻窻戶之間裁盈一尺繩樞甕牖之室蓽門圭竇之堂尚不然矣假令復欲小廣之則四面之外闊狹不齊東西既深南北更淺屋宇之制不

為通矣驗之衆塗畧無箕焉且凡室二筵丈八地耳然則户牖之間不踰二尺也禮記明堂天子負斧扆南向而立鄭玄注曰設斧於户牖之間而鄭氏禮圖說扆制曰縱廣八尺畫斧文于其上今之屏風也以八尺扆置二尺之間此之叵通不待智者較然可見矣且若二筵之室為四尺之户則户之兩頰裁各七尺耳全以置之猶自不容矧復户牖之間哉其不然二也又復以世代驗之即虞夏尚朴殷周稍文制造

之差每加崇飾而夏后世室堂修二七周人之制反更促狹豈是夏禹卑宫之意周監郁郁之美哉以斯察之其不然三也又云堂崇一筵便基高九尺而壁户之外裁四尺五寸於營制之法自不相稱其不然四也又云室中度以几堂上度以筵而復云凡室二筵而不以几還自相違其不然五也以此驗之記者之謬抑可見矣盛德篇云明堂凡九室三十六户七十二牖上圓下方東西九仞南北七筵堂高三尺也

余謂盛德篇得之于户牖失之于九室何者五室之制旁有夾房面各有户户有兩牖此乃因事立則非拘異術户牖之數固自然矣九室者論之五帝事既不合施之時令又失其辰左右之个重置一隅兩辰同處參差出入斯乃義無所據未足稱也且又堂之修廣裁六十三尺耳假使四尺五寸為外之基其中五十四尺便是五室之地計其一室之中僅可一丈置其户牖則於何容之哉若必小而為之以容其數

則令帝王側身出入斯為怪矣此匪直不合典制抑亦可哂之甚也余謂其九室之言誠亦有由然竊以為戴氏聞三十六戶七十二牖弗見其制靡知所置便為一室有四戶之總計其戶牖之數即以為九室耳或未之思也蔡伯喈漢末之時學士而見重于當時即識其修廣之不當而未必思其九室之為謬更修而廣之假其法象可謂因偽飾辭順非而澤諒可歎矣余今省彼衆家委心從善庶探其衷不為苟異

但是古非今俗閒之常情愛遠惡近世中之恒事而千載之下獨論古制驚俗之談固延多誚脫有深賞君子者覽而揣之儻或存焉

蕙田案後世議明堂制度莫盛于魏而當時之議莫過于李謐賈思伯二人其說之的當可取者並載前卷兹更錄其詳用以貽一代之廷論也第怪其所考制度與五室九室並可融貫稽之考工月令亦恰兩合而持論皆

是五而非九何歟意當時主五室者多而九室又不見于經故為是調停之見耶豈知五室各有夾房夾房即左右个而右个即左个已為九矣乃曲避九室之名偏主五室至使紛爭不定斯亦泥矣其辯康成之注却極明透

賈思伯傳于時議建明堂多有同異思伯上議曰槃周禮考工記云夏后氏世室殷重屋周明堂皆五室

鄭注云此三者或舉宗廟或舉王寢或舉明堂互言之以明其制同也若然則夏殷之世已有明堂矣唐虞以前其事未聞戴德禮記云明堂凡九室十二堂蔡邕云明堂者天子太廟饗功養老教學選士皆于其中九室十二堂案戴德撰記世所不行且九室十二堂其于規制恐難得厥衷周禮營國左祖右社明堂在國之陽則非天子太廟明矣然則禮記月令四堂及太室皆謂之廟者當以天子暫配享五帝故耳

又王制云周人養國老于東膠鄭注云東膠即辟雍在王宫之東又詩大雅云邕邕在宫肅肅在廟鄭注云宫謂辟雍宫也所以助王養老則尚和助祭則尚敬又不在明堂之驗矣案孟子云齊宣王謂孟子曰吾欲毀明堂若明堂是廟則不應有毀之問且蔡邕論明堂之制云堂方一百四十四尺象坤之策屋圓徑二百一十六尺象乾之策方六丈徑九丈象陰陽九六之數九室以象九州屋高八十一尺象黄鍾九

九之數二十八柱以象宿外廣二十四丈以象氣案此皆以天地陰陽氣數為法而室獨象九州何也若立五室以象五行豈不快也如此蔡氏之論非為通典九室之言或未可從竊尋考工記雖是補闕之書相承已久諸儒注述無言非者方之後作不亦優乎且孝經援神契五經要義舊禮圖皆作五室及徐劉之論同考工者多矣朝廷若獨絕今古自為一代制作者則所願也若由祖述舊章規摹前事不應捨殷

周成法襲近代妄作且損益之極極于三王後來疑議難可凖信鄭玄云周人明堂五室是帝各有一室也合于五行之數周禮依數以為之室施行于今雖有不同時說然耳尋鄭此論非為無當案月令亦無九室之文原其制置不乖五室其青陽右个即明堂左个明堂右个即總章左个總章右个即玄堂左个玄堂右个即青陽左个如此則室猶是五而布政十二五室之理謂為可案其方圓高廣自依時量戴氏

九室之言蔡子廟學之議子幹靈臺之說裴逸一屋之論及諸家紛紜並無取焉學者善其議

蒐田桒思伯之說大約與李謐同其云九室之制不乖五室又云右个即左个可為特見發謚之所未及矣當時議者不一唯兩議最當餘不足觀矣

封懿傳清河王懌表修明堂辟雍詔百寮集議軌懿之族孫議曰周官匠人職云夏后氏世室殷人重屋周人

明堂其制一也案周與夏殷損益不同至于明堂因而弗革明五室之義得天數矣是以鄭玄又曰五室者象五行也然則九階法九土四户達四時八窻通八風誠不易之大範有國之恒式若其上圓下方以則天地通水環宫以節觀者茅葢白盛為之質飾赤綴白綴為之户牖皆典籍所具載制度之明義也在秦之世焚滅五典毁黜三代變更先聖不依舊憲故吕氏月令見九室義大戴之禮著十二堂之論漢承

秦法亦未能改東西二京俱為九室是以黄圖白虎通蔡邕應劭等咸稱九室以象九州十二堂以象十二辰夫室以祭天堂以布政依天而祭故室不過五依時布政故堂不踰四州之與辰非所可法九與十二其用安在今聖朝欲尊道訓民備禮化物宜則五室以為永制至如廟學之嫌臺沼之雜袁準之徒已論正矣遺論具在不復須載　尋將經始明堂廣集儒學議其制度九五之論久而不定偉伯子^(長軌)乃搜

檢經緯上明堂圖說六卷

蕙田案封軌議云室以祭天堂以布政甚是但既云室不過五又云堂不踰四夫以四堂而布十二月之政已包九室在内矣乃又云九與十二其用安在不亦窒于事理乎

衣翻傳時修明堂辟雍翻議曰唐虞以上事難該悉夏殷已降校可知之案周官考工所記皆記其時事具論夏殷名制豈其紕謬是知明堂五室三代同焉

配帝象行義則明矣及淮南呂氏與月令同文雖布政班時有堂个之别然推其體例則無九室之證既而正義殘隱明堂九室著自戴禮漢氏因之自欲為一代之法故鄭玄云周人明堂五室是帝一室也合于五行之數時說昞然本制著存是周五室也于今不同是漢異周也漢為九室畧可知矣但就其此制猶竊有懵焉何者張衡東京賦云乃營三宫布教班常複廟重屋八達九房此乃明堂之文也而薛綜注

云房室也謂堂後有九室堂後九室之制非巨異乎
裴頠又云漢氏作四維之个不能令各據其辰就使
其像可圖莫能通其居用之體此為設虚器也甚知
漢世徒欲削滅周典損棄舊章改物創制故不復拘
於載籍且鄭玄之詁訓三禮及釋五經異義並盡思
窮神故得之遠矣覽其明堂圖義皆有悟人意察察
著明確乎難奪諒足以扶微闡幽不墜周公之舊法
也伯喈損益漢制章句繁雜既違古背新又不能易

玄之妙矣魏晉書紀亦有明堂祀五帝之文而不記其經始之制又無坦然可準觀夫今之基址猶或彷髴高卑廣狹頗與戴禮不同何得以意抑心便謂九室可明且三雍異所復乖盧蔡之義進退無據何用經通晉朝亦以穿鑿難明故有一屋之論並非經典正義皆以意妄作皇代既乘乾統厯得一馭宸自宜稽古則天憲章文武追蹤周孔述而不作明堂五室請同周制郊見三雍求依故所庶有會經誥無失典

刑

蕙田案翺專主五室之說于月令之文不能通矣漢制之謬在于惑公玉帶之言不在室之有九也

李業興傳業興曰我昨見明堂四柱方屋都無五九之室當是裴頠所制明堂上圓下方裴唯除屋耳今此上不圓何也朱异曰圓方之說經典無文何怪于方業興曰圓方之言出處甚明卿自不見見卿錄梁

主孝經義亦云上圓下方卿言豈非自相矛楯昇曰若然圓方竟出何經業興曰出孝經援神契昇曰緯候之書何用信也業興曰卿若不信靈威仰叶光紀之類經典亦無出者卿復信不昇不答

蕙田案魏自遷鄴以後遂無明堂所謂宗祀高祖益亦空言而未見諸施行者也特其前後議立之文散見諸傳其説頗多今綜錄其有關于制度者餘並削焉

肅宗本紀正光五年九月詔尚書左僕射齊王蕭寶寅為西道行臺大都督率諸將西討帝幸明堂餞寶寅等

蕙田案據此則魏氏明堂當已復建

右後魏明堂

隋書禮儀志後齊採周官考工記為五室周採漢三輔黃圖為九室各存其制而竟不立

音樂志齊祠五帝於明堂樂歌辭

先祀一日夕牲羣官入自門奏肆夏　國陽崇祀嚴

恭有闓荒華胥曁樂我大君冕瑞有列禽帛恭敘羣
后師師威儀容與執禮辨物司樂考章率由靡墜休
有烈光
太祝令迎神奏高明樂覆燾舞辭　祖德光國圖呂
祗上帝禮四方闢紫宮洞華闕龍獸奮風雲發飛朱
雀從玄武攜日月帶雷雨耀宇内溢區中眷帝道感
皇風帝道康皇風扇粢盛列椒糈薦神且寧會五精
歸福禄幸閶亭

太祖配饗奏武德樂昭烈舞辭五方天帝奏高明之樂覆燾之舞辭同迎氣

我惟我祖自天之命道被歸仁時屯啟聖運鍾千祀授手萬姓夷兇掩虐匡頹翼正載經載營庶土咸寧九功以洽七德兼盈丹書入告玄玉來呈露甘泉白雲郁河清聲教咸徂舟車畢會仁加有形化洽無外嚴親惟重陟配惟大既佑斯歌率土攸賴

牲出入奏昭夏樂辭　孝饗不匱精絜臨年滌牢委溢形色博牷于以用之言承歆祀肅肅威儀敢不敬

止載飾載省維牛維羊明神有察保兹萬方

薦毛血奏昭夏辭羣臣出奏肆夏進熟羣臣入奏肆夏同上肆夏辭　我將

宗祀夤獻厥誠鞠躬如在側聽無聲薦色斯純呈氣

斯臭有滌有濯唯神其祐五方來格一人多祉明德

唯馨於穆不已

進熟皇帝入門奏皇夏辭皇帝升壇奏皇夏辭同　象乾上構

儀巛下基集靈崇祖永言孝思室陳簋豆庭羅懸佾

夙夜畏威保兹貞吉舞貴其夜歌重其升降斯百禄

唯饗唯應

皇帝初獻奏高明樂覆燾舞辭　度几筵闢牖户禮

上帝感皇祖酌唯絜滌以清薦心欵達神明

皇帝祼獻奏高明樂覆燾舞辭　帝精来降應我明

德禮殫義展流祉邦國既受多祉實資孝敬祀竭其

誠荷天休命

皇帝飲福酒奏皇夏辭　恭祀洽盛禮宣英猷爛層

景廣澤同深泉上靈鍾百福羣神歸萬年月軌咸梯

岫日域盡浮川瑞鳥飛玄扈潛鱗躍翠漣皇家厝寶

歷兩地復參天

太祝送神奏高明樂覆壽舞辭　青陽奏發朱明歌

西皓唱玄冥大禮罄廣樂成神心懌將遠征飾龍駕

矯鳳旍指閶闔憩層城出溫谷邁炎庭跨西汜過北

漠忽萬億耀光精比電鶩與雷行嗟皇道懷萬靈固

王業震天聲

皇帝還便殿奏皇夏辭　文物備矣聲明有章登薦

唯肅禮邈前王邑齊云終祈旋告磬穆穆旒冕蘊誠
畢敬屯衛按部鑾蹕迴途蹔留紫殿將及清都
蕙田案禮儀志既云齊周俱不立明堂矣獨
于後齊樂章則郊丘迎氣之外別有祠明堂
樂歌如右豈製其樂而實未行歟
右齊周明堂
隋書禮儀志高祖平陳收羅杞梓郊丘宗祀典禮粗備
唯明堂未立開皇十三年詔命議之禮部尚書牛弘國

子祭酒辛彦之等定議後檢校將作大匠事宇文愷依月令文造明堂木樣重檐複廟五房四達丈尺規矩皆有准憑以獻高祖異之命有司于郭内安業里為規兆方欲崇建又命詳定諸儒爭論莫之能决弘等又條經史正文重奏時非議既多久而不定又議罷之

牛弘傳弘請依古制修立明堂上議曰竊謂明堂者所以通神靈感天地出教化崇有德孝經曰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祭義云祀于明堂教諸侯孝也

黄帝曰合宫堯曰五府舜曰總章布政興治由來尚矣周官考工記曰夏后氏世室堂修二七廣四修一鄭元注云修十四步其廣益以四分修之一則堂廣十七步半也殷人重屋堂修七尋四阿重屋鄭云其修七尋廣九尋也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南北七筵五室凡室二筵鄭云此三者或舉宗廟或舉王寢或舉明堂互言之明其同制也馬融王肅干寶所注與鄭亦異今不具出漢司徒馬宫議云夏后氏世室室

顯于堂故命以室殷人重屋屋顯于堂故命以屋周人明堂堂大于夏室故命以堂夏后氏益其堂之廣百四十四尺周人明堂以為兩序間大夏后氏七十二尺若據鄭元之說則夏室大于周堂如依馬宫之言則周堂大于夏室後王轉文周大為是但宫之所言未詳其義此皆去聖久遠禮文殘缺先儒解說家異人殊鄭注玉藻亦云宗廟路寢與明堂同制王制曰寢不踰廟明大小是同今依鄭玄注每室及堂止

有一丈八尺四壁之外四尺有餘若以宗廟論之祫享之時周人旅酬六尸并后稷為七先公昭穆二尸先王昭穆二尸合十一尸三十六王及君北面行事于二丈之堂愚不及此若以正寢論之便須朝宴據燕禮諸侯宴則賓及卿大夫脫屨升坐是知天子宴則三公九卿並須升堂燕義又云席小卿次上卿言皆侍席止于二筵之間豈得行禮者以明堂論之總享之時五帝各于其室設青帝之位須于太室之內

少北西面大昊從食坐于其西近南北面祖宗配享者又于青帝之南稍退西面丈八之室神位有三加以簠簋籩豆牛羊之俎四海九州美物咸設復須席工升歌出罇反坫揖讓升降亦以隘矣據兹而說近是不然案劉向别録及馬宫蔡邕等所見當時有古文明堂禮王居明堂禮明堂圖明堂大圖明堂隂陽泰山通義魏文侯孝經傳等並說古明堂之事其書皆亡莫得而正今明堂月令者鄭玄云是吕不韋著

春秋十二紀之首章禮家鈔合為記蔡邕王肅云周公所作周書內有月令第五十三即此也各有證明文多不載束晳以為夏時之書劉瓛云不韋鳩集儒者尋于聖王月令之事而記之不韋安能獨為此記今案不得全稱周書亦未可即為秦典其內雜有虞夏殷周之法皆聖王仁恕之政也蔡邕具為章句又論之曰明堂者所以宗祀其祖以配上帝也夏后氏曰世室殷人曰重屋周人曰明堂東曰青陽南曰明

堂西曰總章北曰玄堂内曰太室聖人南面而聽向明而治人君之位莫不正焉故雖有五名而主以明堂也制度之數各有所依堂方一百四十四尺巛之策也屋圓楣徑二百一十六尺乾之策也太廟明堂方六丈通天屋徑九丈陰陽六九之變且圓蓋方覆九六之道也八闥以象卦九室以象州十二宮以應日辰三十六户七十二牖以四户八牖乘九宮之數也户皆外設而不閉示天下以不藏也通天屋高八

十一尺黄鍾九九之實也二十八柱布四方四方七
宿之象也堂髙三尺以應三統四向五色各象其行
水潤二十四丈象二十四氣於外以象四海王者之
大禮也觀其模範天地則象陰陽必據古文義不虛出
今若直取考工不參月令青陽總章之號不得而稱
九月享帝之禮不得而用漢代二京所建與此說悉
同建安之後海内大亂京邑焚燒憲章泯絶魏氏三
方未平無聞興造晉則侍中裴頠議曰尊祖配天其

義明著而廟宇之制理據未分宜可直為一殿以崇嚴父之祀其餘雜碎一皆除之宋齊已還咸率茲禮此乃世乏通儒時無思術前王盛事于是不行後魏代都所造出自李冲三三相重合為九室檐不覆基房間通街穿鑿處多迄無可取及遷宅洛陽更加營構五九紛競遂至不成宗配之事于焉靡託今皇猷遐闡化覃海外方建大禮垂之無窮弘等不以庸虚謬當議限今檢明堂必須五室者何尚書帝命驗曰

帝者承天立五府赤曰文祖黄曰神升白曰顯紀黒曰元矩蒼曰靈府鄭玄注曰五府與周之明堂同矣且三代相沿多有損益至于五室確然不變夫室以祭天天實有五若立九室四無所用布政視朔自依其辰鄭司農云十二月分在青陽等左右之位不云居室鄭玄亦言每月于其時之堂而聽政焉禮圖畫个皆在堂偏是以須為五室明堂必須上圓下方者何孝經援神契曰明堂者上圓下方八窻四達布政

之宮禮記盛德篇曰明堂四戶八牖上圓下方五經異義稱講學大夫淳于登亦云上圓下方鄭玄同之是以須為圓方明堂必須重屋者何案考工記夏言九階四旁兩夾窻門堂三之二室三之一殷周不言者明一同夏制殷言四阿重屋周承其後不言屋制亦盡同可知也其殷人重屋之下本無五室之文鄭注云五室者亦據夏以知之明周不云重屋因殷則有灼然可見禮記明堂位曰太廟天子明堂言魯為

周公之故得用天子禮樂魯之太廟與周之明堂同又曰複廟重檐刮楹達嚮天子之廟飾鄭注複廟重屋也據廟既重屋明堂亦不疑矣春秋文公十三年太室屋壞五行志曰前堂曰太廟中央曰太室屋其上重者也服虔亦云太室太廟太室之上屋也周書作洛篇曰乃立太廟宗宮路寢明堂咸有四阿反坫重亢重廊孔晁注曰重亢累棟重廊累屋也依黄圖所載漢之宗廟皆為重屋此去古猶近遺法尚在是

以須為重屋明堂必須為辟廱者何禮記盛德篇云
明堂者明諸侯尊卑也外水曰辟廱明堂陰陽録曰
明堂之制周圜行水左旋以象天內有太室以象紫
宮此明堂有水之明文也然馬宮王肅以為明堂辟
廱太學同處蔡邕盧植亦以為明堂靈臺辟廱太學
同實異名邕云明堂者取其宗祀之清貌則謂之清
廟取其正室則曰太室取其堂則曰明堂取其四門
之學則曰太學取其周水圜如辟則曰辟廱其實一

也其言别者五經通義曰靈臺以望氣明堂以布政辟廱以養老教學三者不同衣凖鄭玄亦以為别歴代所疑豈能輒定今據郊祀志云欲治明堂未曉其制濟南人公玉帶上黄帝時明堂圖一殿無壁葢之以茅水圜宫垣天子從之以此而言其來則久漢中元二年起明堂辟廱靈臺于洛陽並别處然明堂亦有壁水李尤明堂銘云流水洋洋是也以此須有辟廱夫帝王作事必師古昔今造明堂須以禮經為本

形制依于周法度數取于月令遺闕之處參以餘書庶使該詳沿革之理其五室九階上圓下方四阿重屋四旁兩門依考工記孝經說堂方一百四十四尺屋圓楣徑二百一十六尺太室方六丈通天屋徑九丈八闥二十八柱堂高三尺四向五色依周書月令論殿垣方在内水周如外水内徑三百步依泰山盛德記覲禮經仰觀俯察皆有則象足以盡誠上帝祗配祖宗弘風布教作範于後矣弘等學不稽古輒申

所見可否之宜伏聽裁擇上以時事草創未遑制作竟寢不行

蒽田案弘議稽考古制最為詳備所取五室圓方重屋皆是蓋以左右个為堂故不復言九室其實未有有堂而無室者言五則九在其中矣至惑于讖緯及公玉帶蔡邕之說謂必須辟廱則謬矣

大業中愷又造明堂議及樣奏之煬帝下其議但令于

霍山採木而建都興役其制遂寢終隋代祀五方上帝不于明堂恒以季秋在雩壇上而祀其用幣各于其方人帝各在天帝之左太祖武元皇帝在太昊南西向五官在庭亦各依其方牲用犢十二皇帝太尉司農行三獻禮于青帝及太祖自餘有司助奠祀五官于堂下行一獻禮有燎其省牲進熟如南郊儀

宇文愷傳自永嘉之亂明堂廢絶隋有天下將復古制議者紛然皆不能決博考羣籍奏明堂議表曰臣

聞在天成象房心為布政之宫在地成形景午居正陽之位觀雲告月順生殺之序五室九宫統人神之際金口木舌發令兆民玉瓚黄琮式嚴宗祀何嘗不矜莊扆宁盡妙思於規摹凝睟冕旒致子來于矩矱伏唯皇帝陛下提衡握契御辯乘乾咸五登三復上皇之化流凶去暴丕下武之緒用百姓之異心驅一代以同域康哉康哉民無能而名矣故使天符地寳吐醴飛甘造物資生澄源反朴九圍清謐四表削平

襲我衣冠齊其文軌芒芒上玄陳珪璧之敬肅肅清
廟感霜露之誠正金奏九韶六莖之樂定石渠五官
三雍之禮乃卜瀍西爰謀洛食辨方面勢仰稟神謀
敷土濬川為民立極兼聿遵先言表置明堂爰詔下
臣占星揆日于是採崧山之祕簡披汶水之靈圖訪
通義于殘亡購冬官于散逸總集衆論勒成一家昔
張衡渾象以三分為一度裴秀輿地以二寸為千里
臣之此圖用一分為一尺推而演之冀輪奐有序而

經構之旨議者殊途或以綺井為重屋或以圓楣為隆棟各以臆說事不經見今錄其疑難為之通釋皆出證據以相發明議曰臣愷謹案淮南子曰昔者神農之治天下也甘雨以時五穀蕃殖春生夏長秋收冬藏月省時考終歲獻貢以時嘗穀祀于明堂明堂之制有蓋而無四方風雨不能襲燥濕不能傷遷延而入之臣愷以為上古朴畧剏立典刑尚書帝命驗曰帝者承天立五府以尊天重象赤曰文祖黄曰神

斗白曰顯紀黑曰玄矩蒼曰靈府注云唐虞之天府夏之世室殷之重屋周之明堂皆同矣尸子曰有虞氏曰總章周官考工記曰夏后氏世室堂修二七博四修一注云修南北之深也夏度以步令堂修十四步其博益以四分修之一則明堂博十七步半也臣愷案三王之世夏最為古從質尚文理應漸就寬大何因夏室乃大殷堂相形為論理恐不爾記云堂修七博四修若夏度以步則應修七步注云令堂修十

四步乃是增益記文殷周二堂獨無加字便是其義類例不同山東禮本輙加二七之字何得殷無加尋之文周闕增筵之義研覈其趣或是不然讐校古書並無二字此乃桑閭俗儒信情加減黄圖議云夏后氏益其堂之大一百四十四尺周人明堂以為兩序間馬宫之言止論堂之一面據此為凖則三代堂基並方得為上圓之制諸書所說並云下方鄭注周官獨為此義非直與古違異亦乃乖背禮文尋文求理

深恐未愜尸子曰殷人陽館考工記曰殷人重屋堂
修七尋堂崇三尺四阿重屋注云其修七尋五丈六
尺放夏周則其博九尋七丈二尺又曰周人明堂度
九尺之筵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五室凡二
筵禮記明堂位曰天子之廟複廟重檐鄭注云複廟
重屋也注玉藻云天子廟及路寢皆如明堂制禮圖
云于内室之上起通天之觀觀八十一尺得宫之數
其聲濁君之象也大戴禮曰明堂者古有之凡九室

一室有四户八牖以茅蓋上圓下方外水曰壁雝赤綴户白綴牖堂高三尺東西九仞南北七筵其宫方三百步凡人民疾六畜疫五穀災生于天道不順天道不順生于明堂不飾故有天災則飾明堂周書明堂曰堂方百一十二尺高四尺階博六尺三寸室居内方百尺室内方六十尺户高八尺博四尺作洛曰明堂太廟露寢咸有四阿重亢重廊孔氏注云重亢累棟重廊累屋也禮圖曰秦明堂九室十二階各有

所居呂氏春秋曰有十二堂與月令同並不論尺丈

臣愷案十二階雖不與禮合一月一階非無理思黄

圖曰堂方百四十四尺法坤之策也方象地屋圓楣

徑二百一十六尺法乾之策也圓象天室九宫法九

州太室方六丈法陰之變數十二堂法十二月三十

六户法極陰之變數七十二牖法五行所行日數八

達象八風法八卦通天臺徑九尺法乾以九覆六高

八十一尺法黄鐘九九之數二十八柱象二十八宿

堂高三尺土階三等法三統堂四向五色法四時五行殿門去殿七十二步法五行所行門堂長四丈取大室三之二垣高無蔽目之照牖六尺其外倍之殿垣方在水內法地陰也水四周於外象四海圓法陽也水闊二十四丈象二十四氣水內徑三丈應觀禮經武帝元封二年立明堂汶上無室其外略依此制泰山通議今亡不可得而辨也元始四年八月起明堂辟雍長安城南門制度如儀一殿垣四面門八觀

水外周堤壤高四尺和會築作三旬五年正月六日辛未始郊太祖高皇帝以配天二十二日丁亥宗祀孝文皇帝于明堂以配上帝及先賢百辟卿士有益者于是秩而祭之親扶三老五更袒而割牲跪而進之因班時令宣恩澤諸侯王宗室四夷君長匈奴西國侍子悉奉貢助祭禮圖曰建武三十年作明堂明堂上圓下方上圓法天下方法地十二堂法日辰九室法九州室八窻八九七十二法一時之王室有二

户二九十八户法土王十八日内堂正壇高三尺土階三等胡伯始注漢官云古清廟蓋以茅今盖以瓦瓦下藉茅以存古制東京賦曰乃營三宫布政頒常複廟重屋八達九房造舟清池唯水泱泱薛綜注云複重廇覆謂屋平覆重棟也續漢書祭祀志云明帝永平二年祀五帝于明堂五帝坐各處其方黄帝在未皆如南郊之位光武位在青帝之南少退西面各一犢奏樂如南郊臣愷案詩云我將祀文王于明堂

我將我享維牛維羊據此則備太牢之祭今云一犢恐與古殊自晉以前未有鴟尾其圓牆壁水一依本圖晉起居注裴頠議曰尊祖配天其義明著廟宇之制理據未分直可為一殿以崇嚴祀其餘雜碎一皆除之臣愷案天垂象聖人則之辟雍之星既有圖狀晉堂方構不合天文既闕重樓又無壁水空堂乖五室之義直殿違九階之文非古欺天一何過甚後魏于北臺城南造圓牆在壁水外門在水内逈立不與

牆相連其堂上九室三三相重不依古制室間通巷
違舛處多其室皆用墼累極成褊陋後魏樂志曰孝
昌二年立明堂議者或言九室或言五室詔斷從五
室後元乂執政復改為九室遭亂不成宋起居注曰
孝武帝大明五年立明堂其牆宇規範擬則太廟唯
十二間以應朞數依漢汶上圖儀設五帝位太祖文
皇對饗鼎俎簠簋一依廟禮梁武即位之後移宋時
太極殿以為明堂無室十二間禮疑議云祭用純漆

俎瓦樽文于郊質于廟止一獻用清酒平陳之後臣得目覩遂量步數記其尺丈猶見基内有焚燒殘柱毁斫之餘入地一丈儼然如舊柱下以樟木為跗長丈餘闊四尺許兩兩相並瓦安數重宫城處所乃在郭内雖湫隘卑陋未合規摹祖宗之靈得崇嚴祀周齊二代闕而不修大饗之典于焉靡託自古明堂圖唯有二本一是宗周劉熙阮諶劉昌宗等作三圖畧同一是後漢建武三十年作禮圖有本不詳撰人臣

遠尋經傳旁求子史研究衆說總擬今圖其様以木為之下為方堂堂有五室上為圓觀觀有四門帝可其奏會遼東之役事不果行其年卒官擬明堂圖議二卷釋疑一卷見行于世

蕙田案愷圖不及見據此大概與牛弘議同也

舊唐書禮儀志隋文帝開皇中將作大匠宇文愷依月令造明堂木様以獻帝令有司于京城安業里内規兆

其地方欲崇建而諸儒爭論不定竟議罷之煬帝時愷
復獻明堂木樣并議狀屬遷都興役事又不就終于隋
代季秋大享恒在雩壇設祀

右隋明堂

唐書禮樂志隋無明堂而季秋大享常寓雩壇

五禮通考卷二十六